

橘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读/李乐

插画何朝霞

肆

风云变幻的年代，触摸时代脉搏乃是题中应有之义。朱剑凡支持周南学生创办了湖南最早的学生刊物《周南学生》，他阐明了办刊宗旨：“《周南学生》虽乏鸿篇巨制、妙艺晶词，然其内容皆纯真之流露、救国之嘶鸣，期为炎天冻雨、末世警钟。”朱剑凡还支持周南学生创办了湖南最早公开发行的女子周刊《女界钟》，传播新思想、新观念、新文化，树立新道德，由周南女生周敦祥任总编辑，销量一度达到五万份。

朱剑凡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。1911年，他支持辛亥革命。1913年，他反对袁世凯的走狗张敬尧野蛮督湘。1915年，他反对筹安会湖南分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势，因此他辞去了省立一女师校长之职。

1918年，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，朱剑凡鼓励周南女生参加活动，成为会员，共有蔡畅、魏璧、陶毅、向警予、劳君展、周敦祥、李思安等十三名女生入会，占十九名女会员的大多数。每当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开会时，朱剑凡必亲自出面，护其周全。

1919年，朱剑凡策动驱逐反动湘督张敬尧的驱张运动，支持学生组织“救国十人团”。这年冬天，长沙有位名门叫赵五贞的姑娘激烈反抗包办婚姻，于出嫁当天在花轿中用锋利的剃刀割喉自杀了，对旧礼教的罪恶作出了鲜血淋漓的控诉。《女界钟》为此推出一期特刊，发表毛泽东的专稿《评赵五贞之死》，火力全开，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，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持续深化。就在这一年，朱剑凡与进步教师徐特立等人创立了健学会，探索真理，改革教育，以之为前哨，毛泽东撰文称赞健学会的诞生是“东方的曙光，空谷的足音”，对它的寄予厚望。

朱剑凡的演讲稿《论中国人生的观念与死的观念的谬误》，最早便刊登在毛泽东主编的《湘江评论》上。他们惺惺相惜，体现在多方面，毛泽东发起成立文化书社，朱剑凡施以援手，也是双管齐下，不仅为它筹措资金，而且在道义上给予支持，毛泽东写了文章《论民众大联合》，朱剑凡就在健学会发表演讲，强调“排除异见，团结一致，服从真理”，扩大了该文的影响力。

1920年，杨昌济提倡法勤工俭学，朱剑凡被推举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筹款组织的负责人，出钱出力，毫不犹豫。赴法勤工俭学的周南女校师生计有蔡畅、向警予等多人。赵恒惕督湘时，保守势力倒行逆施，疯狂反扑。女学生必须蓄长辫子，或将长辫盘起梳在脑后，叫做把把头，街头若有剪短发的女生出现，就会有有人出面管闲事，童谣都唱：“把把头，万万岁，瓢把鸡婆用枪毙！”这个“毙”字，长沙话读音同肩背的“背”。衡山县白莲乡的女生向大威来长沙求学，只因留着短发，被多所

学校拒之门外，最终她找到周南女校，才有了着落。她高兴地看到，同班同学李立之竟然也留着短发，是个不被保守派顽固分子待见的“瓢把鸡婆”。

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，朱剑凡一度遭到通缉，被迫离职，四处逃亡，他带着儿子朱伯深，随夏曦横渡鄱阳湖，准备去参加八一南昌起义，不巧遭遇大浪狂风，被迫折回武汉。

一所学校有好校长，自然就会有好弟子。有人统计过，出自周南女校的革命烈士，计有杨开慧、向警予、姚韵梅、杨展、朱坚、覃士先、戴庆哲等多人。从周南女校毕业的杰出女性不少，蔡畅、帅孟奇、劳君展、黄彝、曹孟君、蒋祎文、刘昂、朱仲丽、曹国智、周昭怡、谢冰莹、刘爱珍、钟期荣、廖静文、黄德荣、劳安……她们都是佼佼者。蒋祎文，字冰之，即著名女作家丁玲，她能写出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那篇轰动中国文坛的大胆之作，日后敢毅然投奔延安，与她在周南女校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。

最奇的是周南女校的专业生多与革命家缔结姻缘，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夫人，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夫人，朱仲丽是王稼祥的夫人，朱仲芷是肖劲光的夫人，劳君展是许德珩的夫人，蔡畅是李富春的夫人，曹孟君是王昆仑的夫人，劳安是朱翰基的夫人。此外，廖静文是徐悲鸿的夫人，谭祥是陈诚的夫人，也是名花嫁名士。

1904年夏，朱剑凡在周震麟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执教时，刚满22岁，徐特立28岁，后者立于门墙数月，因此终身对朱剑凡谨执弟子礼，哪怕是一写一张便条给恩师，也必署名“受业徐特立”。徐特立曾感叹道：“像朱剑凡这个人，出身于贵族书香子弟，良田上千，房屋成街，怎么会主动为穷人谋幸福呢……这是大奇迹！”

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，周南女校传唱过一首歌，名叫《纪念朱剑凡》：“纪念朱剑凡，纪念朱剑凡，纪念朱剑凡之公心，纪念朱剑凡之精神……如此之公心，湖南有几人？”这份公心可用数据指标来体现，“自捐田庄租，千石有零；自捐房与地，十余万金”。在其心目中，教育事业既是公共福泽，也是个人福利，他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快乐和成就感。

朱伯深是朱剑凡的长子，他谈到父亲，字字入情入理：“许多人认为他毁家兴学了不起，殊不知他真正了不起的地方，还是他为人缓急可待，重视友谊，更重视真理，方向既定，生死不重的优良品质。”

张唯一为朱剑凡撰写《墓志铭》，铭曰：“树植女校，肇公之业；拥护革命，竟公之节。全公业者，有夫人之懿德；成公志者，已期望于嗣哲。物化歌魂，魂萦新闻。公之精神其不灭！”

一部近现代湖南教育史，不可不写朱剑凡；一部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，不可不写朱剑凡。如此看来，朱剑凡之不凡，乃是铁定的了。



缝制技艺精娴，朱剑凡就请他来做缝纫教头。工友袁顺生能刻一手好钢板字，还能教学生做多种手工活，朱剑凡就提拔他到教务处工作。朱剑凡广寻名师，有个事例相当传奇，他发现湘军名将曾国荃的遗孀家中有一位清客尼姑擅长刺绣，就把她请到周南女校做教师。为方便起见，她能够主动还俗才好。有一回，吃饭的时候，朱剑凡试探着给她挟了一箸豆芽肉丝，结果她平静地食用了，从此破了荤戒，还俗的事就顺理成章。她取名李淑仪，朱剑凡称赞她是“醒狮”，并敬以姊妹礼，既请她教女生刺绣，又让她攻读文化课程。于是周南校园中出现了一道独有的风景线，一位女子年近百岁，伫立在池塘边，以清越的声调朗读《古文观止》中的《陈情表》：“既无叔伯，终鲜兄弟，门衰祚薄，晚有儿息……”旁听者，窃笑者不乏其人。李淑仪在周南教学多年，名声远播，受聘去印度尼西亚教书，不幸在途中病逝，海葬于南太平洋。

在周南女校执教过的名师甚多，除以上数位，还有白屋诗人吴芳吉、书法家周世钊、学者杨树达、李肖聃、唐梅村、袁翰皋、辜天佑等，皆一时之选。

朱剑凡不仅招聘名师，也培养名师。蔡畅初到长沙时，生计拮据，居无定所，进周南读书，受到朱夫人魏湘若的善待，竟得以免交学费和伙食费，这位高材生毕业后，又得以留校任教，成为非常出色的体操教员。一些优秀毕业生实业有专长，并且回馈母校、陶毅、陈嘉豹、杨仁、周昭仪等人也成为了周南名师。

当然，个别名师水土不服的现象还是有的，例如黎锦晖，这位著名作曲家有《南风吹》《可怜的秋香》《毛毛雨》等歌曲风靡一时，他执教周南女校时，创作的部分歌曲被进步人士批判为靡靡之音，朱剑凡便听取大家的意见，将他解聘了。

特异的校园文化景观。

周南女校设置的课程自有特点，除了国文、外国语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教育、心理学，还有音乐、绘画、体育、博物、修身、家事。朱剑凡设置这些课程，要在六个方面达成明确的目标：

一、培养健全的人格：强壮正确的身体；纯洁中正的品行；坚强的意志；牺牲的精神。二、培养生活的能力：普通知识技能之灌输；职业的陶冶。三、培养科学的精神；试验创造的精神；分析综合的能力。四、培养平民的生活；打破阶级观念；锻炼身体；养成劳动的习惯。五、培养艺术的兴趣；艺术的建设；艺术的鉴赏。六、培养组织的能力；服从团队纪律；适应团队能力。

倘若这六个方面的训练既充分又扎实，一群人格健全、知识丰富、头脑灵活、身手敏捷、趣味高尚、纪律严明的青年女子，在进入社会之前，便已具备基本材。日后，无论为人妻、为人母，为其他服务于社会的角色，哪怕是参政议政，皆可胜任而愉快。

朱剑凡喜欢带领学生郊游，“纵览农圃山水，公共建筑及古贤祠墓”。有一次，在水陆洲划船，他指着滔滔北去的湘江，出语意味深长：“你们看，浩浩荡荡的湘江水千百年来为什么日日夜夜奔流不息呢？就因为她要追求比她更广阔的成长和大海。同样，学无止境，你们应当多读、多写。”道理不怕讲得如何深刻，只怕讲得这么透彻。

周南女生多才多艺，她们自编、自导、自演话剧，《山河泪》《日出》《雷雨》《茶花女》这些都是保留剧目。

时，他不监考，发完卷子，只在黑板上留下“老实、可靠、忠诚、毋欺”八个字，就平静离开。学生的自律随即充分显现出来，没人交头接耳，没人偷窥作弊，完卷之后，有序地交给教导处的老师。

名师能带来敬业精神。有一天，徐特立在街边步行，遭遇飞来横祸，被轿杠狠撞了一下右眼眉骨处，淌了不少血，好心人帮他包扎了伤口，护送回校，他本当休息数日，朱剑凡也特意叮嘱过了。到了翌日，徐特立照常上课，他用平静的语气告诉众弟子：“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一点伤，耽误你们几十个人的光阴。”语不惊人，但出于至诚，闻者无不感动。

名师能带来学习方法。国文老师周世钊教学生读古文，“高声朗诵以昌其气，蜜蜂甜吟以玩其味”，他给学生批作文，多有评语，“文如剥蕉，味如嚼蔗”之类。瞧，这些比喻有滋有味，莫非他特别喜欢吃甜食？

名师能带来激励机制。数学老师汤执盘教代数，见学生基础较差，成绩难以有起色，一时心急，批评女孩子不肯多动脑筋，但他转念一想，学生不是笨，只是没有信心，于是他改用温和的语气问道：“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女数学家，你们不希望中国出个女数学家吗？”同学们闻言相视一笑，学好代数的信心和兴趣顿时就被激活了。

名师能带来体育成绩。1906年，朱剑凡从日本聘来专业的体育教师佐藤操子和松山雪子，在周南上游戏课、体育课和保育课。朱剑凡重视体育课甚至比重视文化课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先后从江苏、浙江、上海聘请名师蔡婉婷、范慕英、陈伊文、彭泽芳、阎加等，何公望等来提升周南的体育水准。后来，由周南女生陈嘉豹等人组成湖南省第一支女子足球队，在长沙运动会上一举夺冠。周南的排球队、篮球队、网球队、游泳队也在全国运动会上多次夺取锦标。

周南女学堂高度重视手工课，朱剑凡不拘一格延请名师。长沙街边成衣店里年近六旬的皮师傅剪裁

高；莫蹉跎，一举云霄。啊！爱周南，即爱自己，勤已哉，作贤豪！”

第二首周南校歌，作于几年后，歌词俊逸，骄傲而自豪：“地处长沙，山环水复深深锁。女校修明，应推先进周南我。毁家兴学，蒙难开基，创出文明母。到如今，三湘七泽有蜚声，郁郁莘莘芬芳，馥郁如花采。同学们，尽心学业，尽心理学业，发皇我历史之荣光；效忠祖国，效忠祖国，永护光荣果。”

当年，周南女生夏季身着白衣黑裙，冬季身着蓝衣黑裤，衣领上绣着“周南”字样，朴素而高雅，走在哪儿都令人眼前一亮。她们清唱校歌，声音铿锵有力，表情纯真无邪，更透出她们饱满而健康的精神。

朱剑凡曾说：“吾国贫弱，懒惰倚赖是其大因。女子尤多骄惰不事，本校力矫其弊，凡生徒力所能办者，均极端倡导之。”

校长如何倡导？每天早上，他表扬学生或批评学生，都以黑板报的形式公开，诗句通俗简洁，生动诙谐，令人读后长记性。他表扬众女生学习数学进度飞快：“女儿智力何曾弱？十二三班作例观。学算刚刚三载半，几角三角一时完。”他称赞女生丘伯箴身体健壮、性格活泼：“人人共道伯箴强，一跃先登上女墙。倘使女儿皆若辈，立将衰弱转强梁。”他批评某些女生就寝后讲话干扰别人休息：“脚踏地缓缓行，深恐眠人受我惊。为我；幸矣哉，今日我。数千年深深锁，周南生，斯时有我。洞庭南，湘水假，山都郁，水潏潏，蕴美璞，有珠台，周南生，水媚山辉。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没才智；事竟成，须有志；我青年，毋自弃。莫迟迟，譬如登

武

1905年5月1日，朱剑凡22岁生日，“周氏家塾”在蛰园里正式开课，设师范部和幼儿园，专招女生，授以新学。有道是，一道篱笆三根柱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草创阶段，好友纷纷伸出援手，周震麟担任地理课，徐特立担任师范课，陈润霖担任教育课。由于风气未开，守旧派放出肆意攻讦的澜言，“男女混杂非礼”“男女授受不亲”“女子不宜抛头露面”“周家花园是大观园，周家纯是贾宝玉”，诸如此类。人言可畏，世事莫测，朱剑凡低调办学，不屑与辩。他见招拆招，抵挡挡箭，既然慈禧太后可以垂帘听政，周氏家塾的先生就可垂帘授课。女生“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”，如此别开生面，市井相传，引为趣谈，倒也堵住了悠悠之口的谮骂和毁谤。

1907年，清政府受到立宪派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，遂以高姿态开放女禁，朱剑凡抓紧时机将周氏家塾改名为周南女学堂，撤帘授课，增设师范科和一年半学制的裁缝、刺绣、音乐、体操班，学校规模随之扩大，省内各县及桂、鄂、赣、皖、苏、浙等省女生慕名而至。此时最大的难题便是经费不足，朱剑凡向母亲姚氏磕头求款，所得仅能纾解燃眉之急，还是贤妻魏湘若识大体，顾大局，急夫若朱剑凡之所急，倾尽自己的全部嫁妆来支撑周南女学堂。

名校必有名师，名师出高徒，周南的美名，盛名首先靠名师挣来。朱剑凡重金礼聘浙籍名师谢仲仁为英文教师，一学期后，谢仲仁思乡心切，欲辞聘回家，朱剑凡苦苦挽留，无奈这位名师去意已决。精诚所至，朱剑凡双膝跪地，恳求不已。“男儿膝下有黄金”，谢仲仁最终为朱剑凡的诚意所感动，含泪扶起校长，留在周南。

名师能带来良好学风。劳启祥教几何，他画圆不用圆规，而是用一条白手巾做半径，粉笔在黑板上转个圈，就能画出规整的圆。考试

叁

古之妇道母仪首重相夫教子，《诗经》首章即为“周南”十一篇，以《关雎》置顶，歌颂淑女最称音色纯正。朱剑凡将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命名为周南，实有浅深两义：浅义是他的祖先在明末改姓为周，校址在湖南；深义是他决心以教育造就新时代的中国淑女。将浅深二义结合在一起看，的确天衣无缝。周南女校有一副老门联，上联是“周礼孟在”，下联是“南化流行”，典雅工整，颇具意境。

周南女校南临长沙通泰街，校舍配搭着苏式园林，亭台轩榭，廊阁楼台，池塘假山，乔木成荫，鸟语为乐，四时名花不歇。从吹香亭行至思源楼，缓步登上高三层的魁星楼，即可纵览湘江麓山画卷般的美景。湘省学校具有理想游憩地的最显著的亮点无疑是校训和校歌，周南女校的校训起初是“自治心，公共心，进取心”，后来简化为“诚、朴、勇”，无自治心则无以立身，无公共心则无以利群，无进取心则无以成功，周南的师生完全做到了朱剑凡所要求的“有严肃风，无浮器气，寓活泼于秩序中”。周南女校有两首校歌，均获好评，值得有心人稍费脑力去记住，去品味，去回味。

第一首周南校歌，作于草创之初，歌词古雅，励志而提神：“伤矣哉，昔日我；幸矣哉，今日我。数千年深深锁，周南生，斯时有我。洞庭南，湘水假，山都郁，水潏潏，蕴美璞，有珠台，周南生，水媚山辉。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没才智；事竟成，须有志；我青年，毋自弃。莫迟迟，譬如登

1905年5月，正在新旧思想交替碰撞之际，22岁的朱剑凡毅然变卖家财，延揽名师，在长沙蛰园开办《周氏家塾》，专招女生，良田上千，房屋成街，却是周南中学的前身。出身于贵族书香家的朱剑凡，良田上千，房屋成街，却主动为穷人谋幸福。一部近现代湖南教育史，不可不写朱剑凡；一部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，不可不写朱剑凡。

剑凡不凡

王开林

难以置信，那个长沙汉子身形消瘦，面容清癯，内心竟有团烈火吐焰不歇，雨雪冰霜也无法阻止它熊熊燃烧。这团精神烈火由大爱供氧，由大恨供柴，能够长年累月保持热度和亮度，就算其生命的血钟停摆了，也无妨它薪尽火传。

那是怎样的大爱？爱教育，爱真理，爱人才，爱未来。

那是怎样的大恨？恨强盗，恨丑类，恨邪恶，恨黑暗。

他动心起兴，竭虑殚精，欲做成前人鲜尝其苦的艰难事业，势必要拥有丰厚的资源、坚强的意志、缜密的计划和精良的团队，然后就是披荆斩棘，乘风破浪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

他是谁？他是朱剑凡。20世纪初，在长沙，他创办了周南女校。

朱剑凡是明朝皇室后裔，先祖为逃避八旗铁骑的蹂躏，从北方携家南下，卜居于湖南宁乡，改姓为周。其父周达武是晚清时期能征善战的湘军名将，深受左宗棠赏识，膺任甘肃提督多年。周达武功成名就后，求田问舍，斥巨资在宁乡道林购得大片良田，建成城堡式的大庄园，又花重金买下长沙城北泰安里的蛰园，整修出一座颇有历史风味的园林宅第，作公馆之用。维新派人陈宝箴久宦湖湘，曾经租住蛰园多年，其子陈寅恪即在园中出生。

周达武的正室戴氏，久婚不育，在乡下抱养了一名男婴，取名廉甫。他还纳过四房姬妾，其中以第二房姬妾原四川忠县村姑姚氏最为淳朴善良，朱剑凡便是姚氏所生，初名家纯。戴氏工猜善妒，姚氏长期含垢忍辱，吃苦受磨，以泪洗面。母卑则子贱，庶子必然受到嫡子欺负，朱剑凡自幼就对囚笼车般的旧婚姻制度、旧礼教制度深恶痛绝，两三千年来，它们锁链着无数妇女的命运，使她们惨遭各种不人道的热暴力和冷暴力虐待，沦为丧失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牺牲品。朱剑凡身上毫无纨绔子弟的气息，实为家庭际遇和思想觉悟所致。

朱剑凡本人的婚姻虽为包办，却堪称美满。妻子魏湘若是两江总督魏光燾的掌上明珠，难能可贵的是，她支持夫君的事业，始终不遗余力，还为他生下八个宝藏儿女。朱剑凡主张一夫一妻制，反对男子纳妾，当初，岳母董夫人送来三个陪嫁丫头，待她们到了适婚年龄，他便一一遣嫁。岳母以为女婿嫌弃陪嫁的丫头姿色太平凡，又特意从邵阳送来绝色女子春燕，劝他纳为妾侍，继续开枝散叶。他诚恳地向岳母解释：“我兴办女学，就是要为女子争取人格和地位，不能违心做这种好色不好德的事。”诗人鲁滢平以此为题材赋七言诗《佳人难再得》，其中有句“不知春燕伴谁飞”，可见春燕未曾嫁入朱门。

由于身份和境遇，庶子往往比嫡子更有出息。当嫡兄廉甫征逐声色，嫡嫂沉迷赌博时，家纯则刻苦攻读，关心国事和家事，毅然决然走出家庭的舒适区，浮槎东渡，到日本留学。他原本有志于驰骋沙场，戎武报国，但他报考日本士官学校时，因视力不合格而落选。于是他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的师范专科，结识了周震麟、杨昌济、胡元俊、陈润霖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那年（1902年）他刚满19岁。

在东瀛，朱剑凡受到孙中山、黄兴等人所主张的革命思想的洗礼，他的革命精神有过极端的表现。

1903年，他与内弟魏肇文回到南京，一度异想天开，有过策反岳父大人魏光燾的幼稚想法和冒险举动，大事虽未能成功，但其激越的爱国情怀还是受到了众同仁的赞赏。

当年，仁人志士思谋的三大问题是“如何御侮”“如何救亡”“如何图存”，朱剑凡也不例外，在“政治救国”“实业救国”“教育救国”这三条主要路线中，他自付选择“教育救国”的途径可以发挥其个人所长，何况教育可以“启民智、兴民德、鼓民力”，正是书生乐于着手的事业。

朱剑凡内心深处有两个关键触点：一个是痛点，另一个是疑点。痛点是慈母身份卑微，在旧式大家庭中受够了屈辱，女子理应有更好的人生才对。疑点是宝贝女儿正在长大，自己帮助她们避免了缠足穿耳的痛苦，又该如何帮助她们从根本上改变命运的轨迹，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？

恰在那个时期，周震麟创办了宁乡速成师范，胡元俊创办了长沙明德中学，陈润霖创办了楚怡工业学校。朱剑凡帮助好友周震麟，在其学校有过短期任教，对于教育的初体验感觉极佳，于是他决心在教育界干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：创办女子学堂。此前，湘省女学已有萌芽，但命运多舛，1903年龙级瑞、俞蕃同创办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，1904年曾广铺创办淑慎女学堂，二者均遭顽固守旧派势力摧残而凋零，其根由则尤其不堪，豪绅王先谦恼羞成怒，便唆使他人上奏朝廷，请废女学，竟诬称“湘省女学全无实用，徒为伤风败俗之所”。湘籍权臣瞿鸿禨受蒙蔽而失察，竟勒令湖南各女学堂立即停办。朱剑凡决心咬定青山不放松，也须改变策略，对外只道创办周氏家塾，不称创办女学堂。至于解救卑微无人权的众多女性，解开男女不平等的悲剧症结，这样的初衷也是无须明言的。他坚信“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”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女子沉沦黑暗，非教育无以拔高明，要立足社会，有学识技能，才能拔于黑暗。”

朱剑凡最敬佩敢于冲破一切罗网的湘籍英杰谭嗣同。

谭嗣同主张“兴女学以课妇职”，南学会重视女子教育，其质疑很难驳倒：“幼学以母教为先，不讲女学，安有母教？”梁启超是谭嗣同的至交，他的认识水平代表了当时维新派的认识水平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……实祸天下之道”“蒙养之本，必自母教始；母教之本，必自妇学始。故妇学实天下强弱之大源。”西方强人拿破仑有一极受世人推崇的论断：“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。”这层意思，谭嗣同懂，梁启超懂，朱剑凡当然也懂。



文脉长沙